

YANGGUANGYUDADIWENJI

胡业昌 王学忠 主编

阳光与大地文集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胡业昌 王学忠 主编

阳光与大地文集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与大地文集/胡业昌, 王学忠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43-5565-2

I. 阳… II. ①胡…②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VI.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9070号

阳光与大地文集 胡业昌 王学忠 主编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胡业昌

责任校对 胡业昌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衡水市蓝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43-5565-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委会

主编

胡业昌 王学忠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勤 王波清 齐水清

李 杰 李郁菁 吴平均

杨 虚 郭亚平 常善魁

目 录

栖居故园.....	章旭梅(1)
黄叶飘落思母亲.....	王友明(5)
父 亲.....	郑勇浩(9)
相约在天堂.....	郑勇浩(13)
花开手指间.....	董印选(20)
冻 雨.....	张牧(23)
等 待.....	程耀华(27)
家乡的草台班.....	庞启江、何宜喜(29)
乡下大集.....	屈绍龙(33)
恋恋红尘.....	梅子(37)
夜色中的都市女人.....	赵伟(40)
留个念想.....	陈梦岳(43)
人静日月长.....	于水(46)

竹王园.....	阮建华(50)
远方有一轮红日.....	黎英(53)
难眠的夜.....	胡中华(57)
真情永远.....	刘若云(60)
三邈邈.....	杜善岭(62)
银杏秋韵.....	侯修圃(65)
三十不惑.....	黎贵(68)
人生的抉择.....	危红丽(71)
那年那月.....	张俊锐(74)
丽 珠.....	李炎光(77)
生命的内涵.....	杨启刚(80)
面对荣誉的思考.....	佬洋(83)
剖腹自说.....	胡业昌(86)
长明灯.....	辛蓝(90)
飞翔的拐杖.....	冯昆明(92)
站 台.....	董敏(95)
永不消逝的祖母情.....	程显武(97)
师生情.....	叶子(100)
为了烛光.....	朱瑞福(103)
锥刺心灵的惨象.....	陈枯朽(106)
七号池的回忆.....	张鸿涛(111)

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禾豆(114)
枪的故事·····	张书超(119)
我为友好而来·····	任丽青(122)
彭总来到古楼湾·····	胡庆云(124)
我和墨子·····	郭成智(128)
梨城苍溪·····	萧红涛(132)
闻一多甘为红烛·····	文文(135)
流逝的岁月·····	谷春祯(138)
六和塔畔忆英雄·····	陆生(141)
姑娘草·····	静野(144)
小河之恋·····	曹学林(146)
桂树·桂花·贵人·····	兰溪(149)
林中小路·····	袁虹(153)
丽江古城·····	残梦(156)
有湖·····	王春(160)
家乡的古樟·····	郭平德(163)
响沙湾速写·····	高峻(166)
心海潮音·····	林卓宇(169)
海边椰林·····	李舟(172)
洱海游记·····	黎先熙(176)
雨中凤凰城·····	张文胜(180)

“空中草甸”随想·····	叶书麟(183)
盘锦多风·····	王秀杰(190)
夕照坡脚寨·····	顾先福(193)
实在与虚境之游·····	陈建一(197)
胡杨二题·····	张继炼(200)
最后一缕炊烟·····	元日(204)
华莹山景色壮美·····	张文军(207)
静水深流·····	刘春华(210)
书法情结·····	于秋彬(219)
我的牡丹、青松、翠竹情·····	刘景遂(223)
三次见到柯克·····	刘景遂(230)
洁癖逸事·····	段扬(236)
阿香·····	王国庆(240)
普通的铺路石·····	罗鸿展(247)
茅荆坝赋(秋赋)·····	穆春雨(250)
(261) 谢平雅·····	谢古韵(261)
(261) 刘高·····	刘高(261)
(261) 宅阜村·····	宅阜村(261)
(271) 自李·····	自李(271)
(271) 照决案·····	照决案(271)
(281) 挂文进·····	挂文进(281)

栖居故园

章旭梅

穿过私有的半开放小院,引起我驻足的不是小径上空的葡萄藤,不是树上垂挂的咧嘴石榴,也不是木架下的墨绿色南瓜,而是植物间争夺地盘与阳光引起的空间局促感。它们把一个我全然陌生的小院撑满了。

与他隔河邻住的小姨大声叫唤他,说我们想观赏古董架子床的时候,他正在二楼。一张刻着岁月痕迹的脸庞映入我仰视的眼帘,随即上空飘来浑厚的拒绝声。小姨再次解释来意,说明我们不是古董商贩,只是慕名他的一张古床和另一些旧家具,希望开开眼界。他这才含笑爽快应允,而我开始有了打扰他后的局促不安,甚至开始有了退却的念头。只是,小姨早已观看过的雕花大床在脑海里久久牵引着好奇。他不愿生活在城市里与妻儿享受天伦,宁肯孤身回到乡村,在村民看来也是一个超出常理的举动。

见到雕花大床需要我们登上窄而陡的木楼梯。浮着灰尘的木板不肯平白无故额外承受陌生人的重量,发出抗议的摩擦声。窗户的玻璃被粗纸裱糊,光线无法穿透而来。清而薄的纸张,几层垒叠后变成昏暗的介质。在这样的过道上,我们一步一步紧跟其后。

走到他的卧室,眼前豁然开朗,充足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涌入。在卧室内侧,一张架子床明显比网络上的图片更加恢弘壮观。就像影视上的一些自然场景,总不如一个人亲历来得壮阔。这张陈旧的架子床曾是

他母亲的婚床，也是眼前的老者结婚时的寝具。它符合架子床的一些资料——“四角安立柱，床面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上端四面装横楣板。围栏用小木块做榫拼接成几何纹样。在正面床沿上多安两根立柱，两边各装方形栏板一块。牙板之上，用矮柱分为数格，中间镶板，浮雕鸟兽、花卉等纹饰，而且每块与每块之间无一相同”。

浮雕的小鹿代表了福禄寿喜中的一种。它们在木匠手下活蹦乱跳，一直活跃到现在。而木材的质地，我无法辨别；至于床准确的打制年代，我也不得而知。床躲过了一劫，得以幸存。老者含笑说雕花木床使他的陋室蓬荜生辉，只可惜床前扶手上一对可以活动的木雕狮子已不是原配。这细微的美中不足，抹煞不了他对老床的情有独钟，从他轻轻地抚过木质床具的一瞬，从他眼里流露的自足，从他对我们提起的鉴定过老床的古董商贩的数目，都可以见证。

一些老式的家具堆在旁边，也是他祖传的家宝。橱板上浮雕着花瓶与插花，古朴稳重的风格，是民间曾流传的样式，和江南糕点“松糕”上花朵的图案一脉相承。我想起我的父亲，曾业余在裸露着年轮的木板上雕花，一块块的花板装在家具的正面，竞艳在乡村那些简朴的婚房。我望着老人家具上令人惊艳的花纹，巴不得自己也能拥有一簇，从而推测一些收藏家开始收藏物品的初衷，除了纯粹的喜好，还在于对从前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彻底的补偿。父亲曾经雕刻的花板会像老者家里的木器一样，得以保留？或者已被遗弃散失？那些代表喜庆的花朵，会不会凋零在人类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中？

眼前的老者，落叶归根后在老屋安度养老生涯。他过不惯城市的生活，有了些许执拗的孩子气，不肯轻易迁就别人。当他年轻时从故园出发，外出参军，就业后青春的岁月渗入石油，随着管道一去不返；当他无法释怀家乡的故园，无法撇开童年的回忆，便一个人，留在了这个外人看起来有点孤寂的老家，留在他对往事与旧物的依恋情结中。他

说他觉得自己长年漂泊在外，该回家了，这里的院落，这里的空气，这里的乡邻，是如此让人不舍。

——他给我们看发黄的相片，那里有他所有的亲朋，包括他过世的母亲。她还在他的记忆里栩栩如生吧。时光在相片里飞速流逝，一张张曾属于他的陌生脸庞，记载了似水流年。他的威武英姿保留在天安门前的留影里。

风吹乱了一叠相片，交错而无序的人生各个阶段，掉落在小院的泥土上。等他急匆匆地弯腰拾起它们，背影的急促变换，他在我眼里陡然添老。他的头上残留着一些灰白短发，它们不肯早早谢幕，顶端与前额却发着一点油光。他的五官普通得令现在的我想不出大致的模样，只有和蔼健朗的神情，让我记着。

此后，他又拿出了现在早已不用的生活器具：有吊在空中的盛饭竹篮，有干活时拿饭的六角提篮……他擦拭着他们，对我们点明它们的精巧之处。一些墨迹，在很多年前就记下了物主与村名，现在依然像白纸黑字一样清晰分明。他一样一样给我们展示，微驼的背影，突然让我无端觉着他内心无言的寂寞。

闲暇时他在院子里侍弄草木。这些花花草草，瓜果蔬菜在乡村的清新空气里肆无忌惮地生长，长得热闹非凡，按季开出鲜花，随季节结点果实。即使难登大雅之堂，也在每年的春夏吸引两个固定的摄影学会的老年成员来他的小院采风。他那生长得密密麻麻的院落，在每季竟变换出不同的农家风情。他是用草木间热闹非凡的景象，来填充生活的孤独吗？就像放眼都是冷色调的游牧民族，需要在服饰与家居的软包装上织进对比分明的颜色，借此冲淡视觉与心灵的疲乏。

老屋前面的一排长条木门被雨水侵蚀，已被拆卸，砌上了砖石结构的白墙。一种不知名的藤蔓，被他用绳索牵引，竟一路攀到二楼的窗沿，在空中开出明艳的黄花。仿佛挣脱了院落的拥挤空间，它也指引我

去常规之外思索这位老人栖居于此的深层缘由。可是今天,我还是无法获得最佳的版本。他在故园落叶归根,相似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只是,他显得是被亲情落单了的一个,可他们与他们一样,都在追求一种身心的自由。

每个人身体的归属地与精神的栖息地，只要得到和谐统一，只要心灵愉悦，又何必去遵循世俗的标准。谁能在他个人感受之外，断言他生活在孤独里？

我们走的时候,正有一群顽童围在短砖搭成的墙头旁,叽里咕噜说着话,仰着黑呼呼的小脸。他拿出晒衣竹竿捶打高大的石榴树,石榴一个一个落下来,掉在地上,掉到孩子们的手里……

我的散文观

散文,不仅仅是个人直抒胸臆的产物和心灵的栖息地,它还背负着间接反映时代气息的使命。

黄叶飘落思母亲

王友明

中秋佳节。是一个游子思乡的节日，是一个亲人盼归的节日，是一个万家团圆的节日。

这天的夜空，蓝得深邃，蓝得透明。一轮满月一下子跳了出来，像一个刚出炼炉的金盘，亮灿灿的，慢慢地变成了白色，整个大地被罩上了一层银光。

在这温柔多情的月夜，我和年已91岁高龄的父亲并肩坐在小院里，父亲显得格外激动，说起话来就像开了闸的水，哗哗啦啦流个没完。我边虔敬地聆听着父亲那些不知讲过多少遍的陈年旧事，边细细地品味着眼前一桌碎银似的下酒月光。

月亮升高了，夜也有点凉了。我劝父亲回屋休息，父亲不肯，轻声说：“再坐一会儿吧，咱爷俩可有好多年没有在一起过八月十五了。”

掐指一算，可不是吗，已经整整24个春秋了。我离开故乡37年，同父母一起过中秋节的次数最多也超不过三次。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涌动着一股内疚的狂潮，撞击得心尖一阵阵刺痛。

自从1970年冬，我当兵来到山西临汾，“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古诗，就深深地铭记于心了。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那“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的美妙动听的歌声每每响在我耳边时，思念的苦痛便禁不住袭上心头。我做梦都想着能和父母多团聚几次，可绿色的军装和闪

亮的国徽铸就了军人奉献的职责,我必须为了大家舍弃小家啊!

1980年中秋节的那个夜晚,我迷迷糊糊地梦回故乡,欢欢喜喜的同父母过了个团圆节。谁知,一觉醒来,脸上挂着微笑,心中陡地泛出一股凄酸的感觉,鼻子酸酸的,直想哭。我强忍苦痛,含着眼泪伏案写了一首《中秋感怀》诗,以表达浓烈的思亲之情:“月光洒床头,魂入梦中游。二老健影现,双鬓已早秋。梨饼地桌摆,昔聚今空守。儿行千里外,饥寒母担忧。睁目三更夜,思亲泪悄流。杳杳山水隔,何解归乡愁?”说句心里话,每逢中秋佳节之时,对故乡绵长的思念便缭绕于我的胸间与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直到1982年10月,离家12年的我,才回家同父母过了一个团圆节,圆了我多年来的梦想。那天晚上,父亲在北屋门口的槐树下摆了一张小地桌,全家人围坐在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鸭梨、苹果、红枣和母亲自己制作的月饼,还有一壶家乡的烧酒。我们吃着水果、月饼,喝着烧酒,聊着离别的情思,兴奋热烈的情绪如同决了堤的洪水,浩浩荡荡地倾泻出来。置身于这难得的团聚氛围之中,一首《故乡度中秋》的小诗涌现脑际:“故乡度中秋,喜气聚眉头。秋风轻轻吹,明月隐云后。数载意愿现,今解思乡愁。合家同举杯,共饮团圆酒。”同父母团聚的日子,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啊!故乡的月也显得那样的亮、那样的圆!

.....

突然间,一阵悦耳的歌声飘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仔细一听,又是阎维文的那首《想家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跟着乐曲小声哼了起来。这歌声、这月光啊,浓缩着我往日深挚的思念。

此时,一片黄叶随风悠悠地飘落在我的脚下。我捡起那片树叶,也拣起了一种愁绪。我不禁黯然神伤:母亲不就像这片枯萎的叶子一样,带着一份对人生、对生活、对儿孙的眷恋之情离开人间了吗?我感到,没有母亲的中秋节,便缺少了一份温馨、缺少了一份欢乐、缺少了一份幸

福；便增添了一份遗憾、增添了一份哀痛、增添了一份怀念。那轮明月也仿佛失去了水样的光泽，那秋风也似乎带来阵阵刺骨的寒凉！我真的不敢去想，父亲这片在风中摇曳的叶子，不知何时就会飘落，追随母亲而去。

想到此，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望着父亲满脸的沟壑，握着父亲枯干的皱巴巴的手，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能在心底深处默默地祝福，祝福父亲健康长寿！

父亲回屋了。我却依然坐在小板凳上，在痴痴地守望着那轮明月。不，我是在守望一种渴望，渴望父亲健健康康地活下去，这可是我永恒的渴盼啊！

几片黄叶又飘落下来，我的思绪也飞腾起来，飞向村北原野里母亲的那座坟茔。我想借助今夜明亮的月光，把虔诚的祈祷与祝福传送给九泉之下的母亲。母亲，亲爱的母亲，我不知您可否知道，这恬静月夜里的每一缕微风，在我听来都是您深情的呼唤啊；这飘落的片片黄叶，都能勾起我对诸多往事的记忆啊；这洒落一地的细碎月光，都能触动我情感的泪腺啊！那一刻我真的被思念的潮水淹没，又被轻轻地冲刷，我在静息中畅饮着思念潮水的清冽和凉爽。

夜，就这么样明亮着，就这么样静谧着。母亲，亲爱的母亲啊，思念的钟摆，无语、无声、无息，永远地行走在爱您、想您、念您的征途。在沉思和默想中，我似乎看到了您簌簌颤抖的身影，感受到您那丝丝暖暖的气息，聆听到您蹒跚的脚步声。那身影、那气息、那脚步声，都与我的心跳互相回应着。面对空中明月，我发了个誓：儿子永远怀念您！

明月高悬于中天。毫无睡意的我，走出家门，信步在村西的小河边。村庄里除了偶尔的几声犬吠，已没有了半点动静。远望隐约可见邻村的厂房、周围几处墨黑的树林和一条笔直的水泥路，静静地躺在如霜如雪的月光里；近看，村庄内更有那一座座崭新的红色砖瓦房，如梦如痴地

父亲

郑勇浩(朝鲜族)

我从上海回到营口鲅鱼圈的家,父亲已病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以往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都说家里没事,一切都很好。可万万没想到父亲会病得这么严重。母亲多次想给我打电话,但父亲一直不让这样做。怕的是我在外面担心,影响我的事业。是啊,对父亲来讲,儿子的事业比什么都重要,胜过自己的命。

看到父亲这种情景,我的双眼顿时热泪盈眶。我立刻躲到自己的房间里,用被子捂住嘴痛哭了一场。是的,我是不敢在父亲面前掉眼泪的。因为父亲从小教导我,男儿有泪不轻弹。

母亲不像往常过来安慰我。而是让我哭个够。把心中的苦全部吐出来,好让我舒服一点。

母亲用湿巾,用心地去擦满身是汗的父亲的身子,强忍着要流下来的眼泪。

对于经历了人生风雨交加的父亲,在他身上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痛苦。麻木的面部表情依然如故。

然而,我比谁都清楚,他的心是流着泪。那并不是因为自己在病魔中挣扎,而是因为儿子事业上的失意。

是啊,儿子曾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闯出了一番事业,父亲是多么地为儿子自豪,为儿子荣幸。平常那么内向的父亲,在别人面前一旦谈